



諸子彙函卷之十

崑山 歸有光熙甫

菟軒

長洲 文震孟文起

參訂

文子

姓辛名鉅葵丘澠上人號曰計然范蠡師事之本受業於老子錄其遺言爲十二篇蓋道德之義疏又雜以名法儒墨諸家者

○○○應物

夫血氣者人之華也五藏者人之精也血氣專乎內而不外越則胸腹充而嗜欲寡嗜欲寡則

胡可泉曰此段論精神意氣

諸子彙函

卷七

文子

應物

一

三

張玄超曰外淫於聲色內耗其血氣則精神意慮飄蕩汨沒何由久生長視於世乎

耳目清而聽視聰達聽視聰達謂之明五藏能屬於心而無離則氣意勝而行不僻精神盛而氣不散以聽無不聞以視無不見以爲無不成患禍無由入邪氣不能襲故所求多者所得少所見大者所知小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血氣者五藏之使候故耳目淫於聲色卽五藏動搖而不定血氣滔蕩而不休精神馳騁而不守禍福之至雖如丘山無由識之矣故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以言精神不可使外淫也故五色亂



董中峰曰人有  
視聽聰達卽有  
萬物萬物總而  
爲一又不可不  
知知則盡知而  
死生貴賤何不  
看破

目使目不明。五音亂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  
口生創。音爽趣舍滑心。使行飛揚。夫人所以不能  
終其天年者。以其生生之厚。夫惟無以生爲者。  
卽所以得長生。天地運而相通。萬物總而爲一。  
能知一卽無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卽無一之  
能知也。吾處天下亦爲一物。而物亦物也。物之  
與物。何以相物。欲生不可事也。憎死不可辭也。  
賤之不可憎也。貴之不可喜也。因其資而寧之。  
弗敢極也。弗敢極卽至樂極矣。

諸子彙函

卷七

文字

應物

二

五十五

王鳳洲曰人具血氣五臟。則有視聽聰達。倘  
耳目淫於聲色。五臟動搖而不定。血氣滔蕩  
而不休。精神馳騁而不守。則短折之軀。安能  
永年而長生乎。唯勿助勿忘。無心於營生而  
自長生者。萬物皆備。總而爲一矣。知其一。則  
俯仰與乾坤同泰。身心與義命皆安。不知有  
死生貴賤。何樂如之。



○○貴和

文子

胡可泉曰此樂  
天知命之胸襟

蔡石曰孔子  
進以禮退以義  
得之不得曰有  
命此其來脉

諸子要選

卷七

文子

貴和

三

○二二

生所假也。死所歸也。故世治。卽以義衛身。世亂。卽以身衛義。死之日。行之終也。故君子慎一用之而已矣。故生所受於天也。命所遭於時也。有其才。不遇其世。天也。求之有道。得之在命。君子能爲善。不能必得其福。不忍於爲非。而未必免於禍。故君子逢時以進。得之以義。何幸之有。不時卽退。讓之以禮。何不幸之有。故雖處貧賤而猶不悔者。得其所賈也。人有順逆之氣。生於心。

何燕泉曰心之  
治亂關氣之順  
逆氣之順逆天  
道爲之應響以  
人生所受於天  
故也

心治則氣順。心亂則氣逆。心之治亂在於道德。得道則心治。失道則心亂。心治則交讓。心亂則交爭。讓則有德。爭則生賊。有德則氣順。賊生則氣逆。氣順則自損以奉人。氣逆則損人以自奉。二氣者可道已而制也。天之道。其猶響之報聲也。德積則福生。禍積則怨生。官敗於官茂。孝衰於妻子。患生於憂解。病甚於且瘡。故慎終如始。則無敗事也。聖人同死生。愚人亦同死生。聖人同死生。明於分理。愚人同死生。不知利害之所。

莊沖虛曰如此  
方看得破生死  
關頭



董中峰曰和字  
是一篇骨子

蔡白石曰和則  
動天地調陰陽  
與上段有勝理

張玄超曰此正  
是和之用聖人  
之道亦只是和

諸子要選

徐子與曰末論  
和之反處是即  
不以禮節之也

在道懸天。物布地。**和**在人。人主不**和**。即天氣不  
下。地氣不上。陰陽不調。風雨不時。人民疾饑。故  
天地之炁莫大於**和**。**和**者。陰陽調。日夜分。故萬  
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與成必得**和**之精。故  
積陰不生。積陽不化。陰陽交接。乃能成**和**。是以  
聖人之道。寬而栗。嚴而溫。柔而直。猛而仁。夫太  
剛則折。太柔則卷。道正在於剛柔之間。夫繩之  
爲度也。可卷而懷也。引而申之。可直而布也。  
見可剛長而不橫。短而不窮。直而不剛。故聖人  
可柔

卷七

文子

貴和

四

體之。夫恩推即懦。懦即不威。嚴推即猛。猛即不  
**和**。愛推即縱。縱即不令。刑推即禍。禍即無親。是  
以**貴和**也。

李滄溟曰。此篇首根上篇欲生憎死相承說

次以天命。次以禍福。次以禮義。次以順逆。治

亂聖愚。天地陰陽。剛柔嚴懦。而以和字貫串

發之。然莫大於**和**。故曰。和者。陰陽調。日夜分。故萬

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與成必得**和**之精。故

積陰不生。積陽不化。陰陽交接。乃能成**和**。是以



晏鳳阿曰此論以無事處事以無心備悲

彭可齋曰大率上者是非不公在下者趨避不從

世謂子彙論何拓胡曰議論曲盡

莊沖虛曰見惟聖人以論事處事

○○應事

文子

以事生事。又以事止事。譬猶揚火而使無焚也。以智生患。又以智備之。譬猶撓水而欲求其清也。天下是非無所定。世各是其所善。而非其所惡。夫求是者。非求道理也。求合於己者也。非去邪也。去迂於心者。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所謂是非也。故治大國若烹小鮮。勿撓而已。夫趣合者。即言中而益親。身疎而謀當。即見疑。今吾欲正身而待物。何知世之所從。

卷七

文字

應事

五

○八

規我者乎。吾若與俗處。走猶逃。再無之。而不濡。欲在於虛。則不能虛。若夫不爲虛。而自虛者。此所欲而無不致也。故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已。而與轂致於千里。轉於無窮之原也。聖人體道。反至不化。以待化。動而無爲。故曰清靜恬和。人之性也。儀表規矩。事之制也。知人之性。則自養不悖。知事之制。則其舉措不亂。發一號散一竟。總一管。謂之心。見本而知末。執一而應萬。謂之術。居知所以行。知所之事。知所乘。動知所止。



徐子與曰此見  
處事應變之權

宗方城曰未結  
出事之禍福利  
害而以慎字貫  
之

諸子彙函

謂之道使人高賢稱譽已者心之力也使人卑  
下誹謗已者心之過也言出於口不可禁於人  
行發於近不可禁於遠事者難成易敗名者難  
立易廢凡人皆輕小害易微事以至於大患夫  
禍之至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  
福同門利害同鄰自非至精莫之能分是故  
智慮者禍福之門戶也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也  
不可不慎察也

穆少春日禹之行水以行所無事爲智故事

卷七

客

應華

六

○五十二  
三十二

之來也行止有宜是非有定惟虛心以運於  
無窮之原斯無爲之化所以謂之見本知末  
執一御萬也商書云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  
無患如遠近之殊成敗之分立廢之別小害  
大患之招禍福之至利害之間不可不慎其  
始而察其終也



○○行已

文子

徐子與曰此篇論處已力行之精微廣大周密他書雖襲其語而未必及此蓋善

蔡白石能多見時措咸宜事少見靜以致動

諸子彙編

林見素曰此段又進一步

何燕泉曰聖人所意必同我所以無為而一之成未收參差有

卷七

文字

行已

七

三九

凡人之道。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圓。行欲方。能欲多。事欲少。第二層所謂小心者。慮患未生。戒禍慎微。不敢縱其欲也。志欲大者。兼包萬國。一齊殊俗。是非輻輳。中為之轂也。智圓者。終始無端。方音旁流四遠。淵泉而不竭也。行方者。立直而不撓。素白而不汙。窮不易操。達不肆志。也能多者。文武備具。動靜中儀。舉錯廢置。曲得其宜也。事少者。秉要以偶眾。執約以治廣。處靜以持躁也。第三層故心小

者。禁於微也。志大者。無不懷也。智圓者。無不知也。行方者。有不為也。能多者。無不治也。事少者。第四層約所持也。故聖人之於善也。無小而不行。其於過也。無微而不改。行不用巫覡。音歌即祈祝者而鬼神不敢先。可謂至貴矣。然而戰戰慄慄。日慎一日。是以無為而一之成也。愚人之智固已少矣。而所為之事又多。故動必窮。故以政教化其勢難。而必敗。捨其易而必成。從事於難而必敗。愚惑之所致。



王仲山曰此篇第一層是總目第二層是條  
件第三層是推原第四層是泛論不拘拘於  
節目條件頂針發揮自有奇橫之致



。仁義。文子

王鳳洲曰此論應變涉世之道

何燕泉曰此論應變涉世之難

諸子彙編

卷七

文子

仁義

九

三六

仁者人之所慕也。義者人之所高也。爲人所慕。爲人所高。或身死國亡者。不周於時也。故知仁義而不知世權者。不達於道也。五帝貴德。三王用義。五伯任力。今取帝王之道。施五伯之世。非其道也。故善不同。非譽在俗。趨行等。逆順在時。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行。卽有以經於世矣。知天而不知人。卽無以與俗交。知人而不知天。卽無以與道游。直志適情。卽堅強賊之。以身役物。

何燕泉曰此論應變涉世之難

何燕泉曰此論聖人應變涉世之妙

卽陰陽食之。得道之人。外化而內不化。外化所以知人也。內不化。所以全身也。故內有一定之操。而外能屈伸。與物推移。萬舉而不陷。所貴乎道者。貴其龍變也。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明陰陽之所煦雨露之所潤。道德之所扶。皆同一和也。是故能戴大圓者。履大方。鏡太清者。眎大明。立太平者。處大堂。能游於冥冥者。與日月同光。無形而生於有形。是故真人託期於靈臺。而歸居於物之初。眎於冥冥。聽於無聽。冥冥之



李滄溟曰未另  
以知行看出道  
德從道德見出  
仁義以應篇首

中獨見曉焉寂寞之中獨有照焉其用之乃不  
用不用而後能用之也其知之乃不知不知而  
後能知之也道者物之所道也德者生之所扶  
也仁者積恩之證也義者比於心而合於衆適  
者也

李滄溟曰世權卽達道也卽所謂聖之時者  
是也然而行權必先守經故必知天知人內  
有一定之操而外能與世推移時與天地同  
量日月同明用之大知之廣而仁義道德問  
於衆心而無歉矣



馮叔吉曰人君  
好自用而與臣  
下爭事

高子象曰此所謂上無道揆下無法守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

子犯義小人犯  
刑此世風也

諸理齋曰以代  
匠矢御立喻卽  
起句鯨魚制於  
蠖蟻也

諸子要選

卷七

文子

御相

十二

〇、九七  
一、六十五

御相

文子

御相  
文子

鯨魚失水。則制於螻蟻。人君舍其所守而與臣爭事。則制於有司。有司以無爲持位。守職者以聽從取容。臣下藏智而不用。反以事專其上。人君者。不任能而好自爲。則智日困而自負責。數窮於下。則不能申理。行墮於位。則不能待制。智不足以爲治。威不足以行刑。則無以與天下交矣。喜怒形於心。嗜欲見於外。守職者離正而阿上。有司枉法而從風。賞不當功。誅不應罪。上下乖心。君臣相怨。百官煩亂。而智不能解。非譽萌生。而明不能照。非已之失。而反自責。則人主愈勞。人臣愈佚。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矣。與馬逐走。筋絕不能及也。上車攝轡。馬服衡下。伯樂相之。王良御之。明主乘之。無御相之勞。而致千里。善乘人之資也。

楊廉夫曰。此晉之三家。漢之莽操如此。楊升菴曰。按淮南書。盡本諸此。然其文詞間有脩飾。且血脉聯絡。無可間斷者。



公孫龍子

姓公孫名龍字子石孔子門人列於七十  
二賢內封松江侯楚平原君之客六國時  
辯士也疾名實之散亂因資材  
之所長假物取譬以守白辯

白馬論

白馬非馬可乎曰可夫闢微言明王道莫不立  
萬化之宗寄言論而齊彼我白何哉曰馬者所

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

故曰白馬非馬馬形者喻萬物之形皆材用也

也以養萬物則天下歸存親疎以待人則海內  
叛譬如離色命馬衆馬斯應守白求馬唯得白

諸子彙函

卷七

公孫子鳥

十一

宋濬溪曰龍跡馬故命名而守一白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也

之散亂因資材之散亂因資材之散亂因資材

不可謂無馬者非馬也馬則白馬豈非馬乎

有白馬爲有馬白之非馬何也白與馬連而曰

求馬黃黑馬皆可致求白馬黃黑馬不可致

親者少疎者多如白之於衆色也故離白

亦猶使白馬乃馬也是所求一也所求一者白

者不異馬也設使白馬乃爲有馬者但是一馬  
者但是一人耳其言不異衆人也人心不常於  
一君亦猶馬形不專於一色故君之愛已則附  
之君之疎已則叛之何可所求不異如黃黑馬  
私其親黨而疎於天下乎

莊定山曰先設  
爲問答以開辯  
端

宋濬溪曰龍又

謂白馬爲非馬

也白馬爲非馬

者言白所以名  
色言馬所以名  
形也色非形形  
非色也



王鳳洲曰設為問卷以申辨說

宋潛溪曰龍又謂如求白馬於廐中無有而有驪色之馬然不可以應有白馬也不可以應有

諸子蒙爾

白馬則所求之馬亡矣亡則白馬竟非馬欲推是辨以正名實而天下化焉

陶主敬曰孔穿謂龍不取白馬

有可有不可何也可與不可其相非明故黃黑馬一也而可以應有馬而不可以應有白馬是白馬之非馬審矣如黃黑馬亦各一馬不黑馬應白馬者何哉白非黃黃非白五色相非分明矣君既私以待人人亦私以叛君寧肯應君命乎故守白命馬者曰以馬之有色為非馬天下非能致衆馬審矣曰以馬之有色為非馬天下非有無色之馬也天下無馬可乎以馬有色為馬皆有有色豈無馬乎猶人曰馬固有有色故有白皆親疎不可謂無人也曰馬固有有色故有白馬使馬無色有馬如已耳安取白馬故白者非馬也如而也馬皆有有色故有白馬耳若使馬原無色而獨有馬而已則馬耳安取白馬乎

卷七

金孫子白馬

士

五十六

如人者必因種類而生故有華夷之別若使元無氏族而獨有人者安取親疎乎故白者自是白非馬白馬者馬與白也馬與白馬也故曰白馬非馬也白既非馬則白與馬二物以合二物喻白則白馬曰馬未與白為馬白未與馬為白為馬馬也曰馬未與白為馬白未與馬為白合馬與白復名白馬是相與以不相與為名未可故曰白馬非馬未可此實述主意而難之也白為類故曰相與也馬不與白為馬白不與馬為白故曰不相與也合馬與白復名白馬乃是獨用白色以為馬名其義未可故以白馬為非馬者未可也上之未可主義下之未可實難也曰以有白馬為非馬謂有白馬為有黃馬可乎



為非馬龍謂白馬非馬乃仲尼之所取以仲尼云必也正名乎龍以白馬正名實故仲尼所取

陶主敬曰守白求馬獨有白馬

諸子責兩

來應離白以求馬衆馬皆至矣

宋濂漢曰馬體不殊黃白乃異彼此相推是非混一故以斯辨而正名實

曰求可。主責實白定以白馬為有馬者則曰以有馬為異有黃馬是異黃馬於馬也。異黃馬於馬是以黃馬為非馬。既以白馬為有馬而黃馬嘗不失矣。以黃馬為非馬而以白馬為有馬。此飛者入池而棺槨異處。此天下之悖言亂辭也。黃白色也。衆馬形也。而獨以色為形飛者入池之謂也。黃馬白馬同為馬也。而取白棄黃棺槨異處之謂也。凡棺槨之相持猶唇齒之相依唇亡齒寒不可異處也。夫四夷守外諸夷待內內外相依天下安矣。遠人若乃私諸夏而疎夷狄則夷狄叛矣。勤兵伐遠人不堪命則諸夏亂矣。內離外叛棺槨異所則君之所私者不曰有白能獨輔君矣。故棄黃取白悖亂之甚矣。曰有白

卷七

公孫子白馬

十四

五

馬不可謂無馬者。離白之謂也。不離者有白馬。不可謂有馬也。故所以為有馬者。獨以馬為有馬耳。非有白馬為有馬。故其為有馬也不可以謂馬也。實曰離白是為有馬。不離實為非馬。共體不可謂之馬。曰白者不定所白。忘之而可也。馬故連稱白馬也。曰白者不定所白。忘之而可也。萬物通有白色。故曰不定所白。白既不定在馬。馬亦不專於白。故忘色以求馬。衆馬皆應矣。忘私以親人。白馬者言白定所白也。定所白者非白也。白定在馬者乃馬之馬者無去取於色。故黃黑皆所以應。去取也。無取故馬無不應。



陶主敬曰聖人  
虛心洞照理無  
不統懷六合於  
胸中而靈鑒有  
餘燭萬象於方  
寸而其神彌靜  
故能處親而無  
親在疎而無疎  
所以四海同親  
萬國共貫

諸子彙酌

卷七

公孫子 白馬

五

皇士

無去故色無不在是以聖人淡然忘懷白馬者  
而以虛統物故物無不洽而理無不極白馬者  
有去取於色黃黑馬皆所以色去故唯白馬獨  
可以應耳去黃取白則衆馬各守其色自殊而

而疎天下則天下各守其疎自殊而叛矣天下  
具叛誰當應君命哉其唯所私乎所私獨應命  
物適足增禍無去者非有去也故曰白馬非馬  
不能靖亂也  
不取於白者是不去黃也不去於色則色之與  
馬非有能去故曰無去者非有去也凡黃白之  
在馬猶親疎之在人私親而皆疎則疎者叛矣  
至疎有離叛則親不能獨存矣故曰白馬非馬  
樓迂齋曰物各有材聖人之所資用者也夫  
衆材殊辯各恃所長更相是非以邪削正故

賞罰不由天子威福自出權臣公孫傷明王  
之典疾名器之乖實乃假指物以混是非寄  
白馬而齊物我冀時君之有悟而正名實耳

不取於白者是不去黃也不去於色則色之與  
馬非有能去故曰無去者非有去也凡黃白之  
在馬猶親疎之在人私親而皆疎則疎者叛矣  
至疎有離叛則親不能獨存矣故曰白馬非馬  
樓迂齋曰物各有材聖人之所資用者也夫  
衆材殊辯各恃所長更相是非以邪削正故  
賞罰不由天子威福自出權臣公孫傷明王  
之典疾名器之乖實乃假指物以混是非寄  
白馬而齊物我冀時君之有悟而正名實耳



○指物 ○公孫子

物莫非指而指非指。物我殊能莫非相指故曰

也彼此相推是非混一歸天下無指物無可以

謂物。指皆謂是非也。所以物莫非指者凡物之

物而可謂之物是以有物非指者天下而物可

謂指乎。物莫非指而又謂之非指者天下齊焉

指皆非。指也者天下之所無也。物也者天下之

所有也。以天下之所有為天下之所無。未可下

無一日而無物無一物而非天下無指而物不

適故強以物為指者未可也。天下無指而物不

可謂指也。所以天下無是非者物各適其不可

謂指者非指也。譬如水火殊性各適其用既非

指者物莫非指也。莫不妄相指也。天下無指而

物不可謂指者非有非指也。是非不可謂指者無

非乎亦無無是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也。物

莫非指者而指非指也。莫不相是非故曰非有

非指者物莫非指也。無是非故曰物莫非指者而

之故終日是非而無是非故曰物莫非指者而

指也。天下無指者無於物之各有名不為指也。

物有其實而各有名謂若王良善御隸首善計

彼物各自為用譬之耳目廢一不可故不為是

莊定山曰前篇

白馬非馬猶無

中生有可以指

辭此篇立意無

頭緒無著落處

虛而發真是畫

空之筆錄塵之

手

方希古曰衆生

云以指喻指之

非指不若以非

指喻指之非指

與此論同句然

聖又曰天地一

指也猶有天地

公孫子無實主

無進退所以愈

難

諸二彙函

卷七

公孫子 指物

六

五三



莊定山曰莊子云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無彼是非哉此等語堪與此論參看

也。不爲指而謂之指。是兼不爲指。而或謂之指  
 者。是彼此之物。兼相是非。以有不爲指之。無不  
 而是非莫定。故不爲指也。爲指未可。  
 指。謂指也。以物適指。故未可也。指者。天下之所兼。  
 或一物而有是非二名。或彼  
 天下無指者物。不可謂無指也。不可謂無指者。  
 非有非指也。是非之名。生於物相彼。故曰物不  
 無指。故曰非。可謂無指。卽此物無指。而又無  
 有非指也。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謂無是非  
 莫非指也。是以聖人求人於指。非非指也。指與  
 是非之內。乃得無是非人也。夫謂之指者。非無指也。指既  
 物非指也。不能與物爲指。故非指也。使天下

卷七

公孫子指物

十七

950  
11010

無物。指誰徑謂非指。天下無物。誰徑謂指。

設使(四)天下

無物無指則寂然矣誰爲指  
爲非指乎誰謂指爲指乎

天下有指無物指

誰徑謂非指。徑謂無物非指。

設使有指而無物  
可施指者誰謂有

指爲非指乎誰謂有無物  
故非指乎明本無指也且

夫指固自爲非指。

奚待於物而乃與爲指

反覆相推則指自爲無  
指可能與物爲指乎

宋潛溪曰。明萬物萬殊。各自爲物。各有所宜。

無是非也。是以聖人淵默恬淡。忘是忘非。不

棄一能不遺一物

以育不致就之無不

不爲計而歸之能



堅白論

公孫子

堅白石三可乎。曰不可。曰一可乎。曰可。曰何哉。

曰無堅得白其舉也。二無白得堅其舉也。二也。

師楚擇曰舉一石以著落堅白又連以數得字聯結點綴冷致奇情鬱然

白也。石也。三物合體而不謂之三。者人目視石但見石之白而不見其堅。是舉所見名與自三物故曰無堅得白其舉也。二矣。人乎觸石但知石之堅而不知其白。是舉石與堅二物故曰無

數海岱曰龍有滅三耳乎原曰公辭勝於理離勝於理終必受誦

白得堅其曰得其所白不可謂無白得其所堅不可謂無堅而之石也。之於然也。非三也。

公辭勝於理離勝於理終必受誦

石堅白共體不可謂之無堅。白曰視不得其所既得其堅白不曰非三而何。

堅而得其所白者無堅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堅得其堅也。無白也。

諸子彙函

卷七

堅白

大

五

其所堅得其堅也。無白也。堅非目之所見故曰

故曰無曰天下無白不可以視石。天下無堅不

可以謂石。堅白石不相外。藏三可乎。白者色也

殷海岱曰此又出數藏字反覆播弄異想出入

衆色可知。天下無有衆色之物而必因色乃色

故曰天下無白不可以視石也。堅者質也。寄一

質則剛柔等質例皆可。知萬物之質不同而各

稱其所受。天下未有無質之物而物必因質乃

固故曰天下無堅不可以謂石也。石者形也。舉

石之形則衆物之形例皆可。知天下未有無形

之物而物必因形乃聚然則色形質者相成於一體之中不離也。故曰堅白石不相外也。而人目之所見手之所觸但得其二不能兼三人自不能兼二不可謂之無三。故曰藏三可乎。言不見也。曰有自藏也。非藏而藏也。堅則堅藏矣。手能



帥楚澤曰此又  
突出一離字下  
迴旋映發

諸子彙函

廢海岱曰此出  
一兼便有推開  
一步意

知物而不知於白則白藏矣此皆不知所然自  
然而藏故曰自藏也彼皆自藏非有物藏之之  
義非實觸但得曰其白也其堅也而石必得以  
其二實藏也相盛盈其自藏奈何盈滿也其白必滿於堅石之中其堅亦滿於白石之中而石亦滿於堅白之中故曰必得以相曰得  
其白得其堅見與不見離不見離一不相盈  
故離離也者藏也夫物各有名而名各有實故得白石者自有白之實得堅  
名者亦有堅之實也然視石者見白之實不見  
堅之實不見堅之實則堅離於白矣故曰見與  
不見謂之離則知與不見亦離矣於石一也  
堅與白二也此三名有實則不相盈也名不相  
盈則素離矣素離而不見故謂之藏呂氏春秋  
曰公孫龍與龐孔穿對離與趙平原家藏三耳

卷七

公孫子堅白

十九

五十七

蓋以此曰石之白石之堅見與不見二與三若  
為篇辯曰石之白石之堅見與不見二與三若  
廣脩而相盈也其非舉乎脩長也白雖自有實然是石之白也堅雖  
自有實然是石之堅也故堅白石與石為  
見與不見共為體其堅白廣脩皆與石均而相  
滿豈非舉三名曰物白焉不定其所白物堅焉  
而合於一實曰物白焉不定其所白物堅焉  
不定其所堅不定者兼惡乎甚石也萬物通有白是不定  
白於石也夫堅白豈唯不定於石乎亦兼不定  
於萬物矣萬物且猶不能安定能獨於與石同  
體曰循石非彼無石非石無所取乎白石不相  
離者固乎然其無已實難主云因循於石知萬物亦與堅同體故曰循石  
也彼謂堅也非堅則無石矣言必賴於堅以成  
名也非有於石則所取於白矣言必賴於石然



宋淳溪曰從上見與不見內生出。一知與不知而以駁相與難藏便者實

諸子彙函

卷七

公孫子 堅白

二十

委

後以見白也。此三物者相因乃一體。故之曰堅白不相離也。堅白與石猶不相離。則萬物之與堅固然不相離也。曰於石一也。堅白三也。而在於石。故有知焉。有不知焉。有見焉。故知與不知相與離。見與不見相與藏。藏故孰謂之不離。以手拊石。不知白。故知與不知相與離也。以目視石。見白。不見堅。故見與不見相與藏也。堅藏於目。而目不見堅。誰謂堅不藏乎。白離於目。目不能堅。手不知於白。誰謂白不離乎。曰目不能堅。手不能白。不可謂無堅。不可謂無白。其異任也。其無以代也。堅白域於石。惡乎離。目能視。手能操。各異。故曰其異任也。目自不能見於堅。不可以目手代目之見堅。手自不能知於白。亦不可以目代手之知白。故曰其無以代也。堅白曰堅未與相域。不相離。安得謂之離。不相離。石為堅而物兼。未與為堅而堅必堅。其不堅石物而堅天下。未有若堅而堅藏。堅者不獨堅於物。故曰未與石為堅而物堅也。亦不與萬物為堅。而固當自為堅。故曰未與物為堅而堅必堅也。天下未有若此獨立之堅。而可見然。白固不能自白。惡能白石物乎。若白者必白。則不白物而白焉。黃黑與之然。石其無有。惡取堅白石乎。故離也。離也者。因是世無獨立之兼乎。亦無孤白。白既不能自白。安能自白於石與物。故曰惡能白物乎。若使白者必能自白。則亦不待白於

崔後渠曰黃黑亦本白馬篇黃黑馬來



陶淵亭曰兩箇因是相頂說

慶海俗曰後來見精神聚處故此出一神字

崔後渠曰結句天下獨而正調奇意奇收法奇

諸子彙函

卷七

公孫子 堅白

三

○先

物而自白矣豈堅白乎黃黑等色亦皆然也若石與物必待於色然後可見也色既不能自爲其色則石亦不能自顯其石矣天下未有無色而可見之物故曰石其無有矣石既無矣堅白安所託哉故曰惡取堅白石反覆相見則堅白之與萬物莫不皆離矣夫離者豈有物使之離乎莫不因是天然而力與知果不若是果夫自離矣故曰因是也力與知果不若是果夫也若如也夫不因天然之自離而欲運力與知而離於堅白者果決不得矣故不如因是天然之自離也

且猶白以目以火見而火不見則火與目不見而神見神不見而見離神謂精神也人謂目能見物而目以

因火見是目不能見由火乃得見也然火非見白之物則目與火俱不見矣然則見矣然則見者誰乎精神見矣夫精神之見物也必因火以目乃得見矣火日猶且不能爲見安能與神而

見乎則神亦不能見矣推尋見者竟不堅以手得其實則不知見者誰也故曰而見離堅以手而手以捶是捶與手知而不知而神與不知神乎是之謂離焉離也者天下故獨而正精神不

得其知則其所知者彌復不知矣所知而不知神其何爲哉夫神者生生之主而心之精爽也然而耳目殊能百骸異通于變萬化神斯主焉而但因其目之所能任百骸之自通不能使耳見而目聞足操而手步又於一物之上見白不得堅知堅不得白而况六合之廣萬物之多乎故曰神乎神乎其無知矣神而不知而知離也推此以尋天下則何物而非離乎故物物斯離不相離也各各趨變不相須也不相須故不假彼以成此不相離故不持此以亂彼是以聖人卽物而冥卽事而靜卽事而靜故天下安存卽物而冥故物皆得性物皆得性則彼我同親天







宋湛溪曰根指物篇故開口便帶物字

陶主敬曰此孔子思不出其位之旨也

諸子彙函

師楚澤曰孔子云必也正名乎正名是孔子仕衛第一件事到未節公孫子才發出來數諸篇幾萬言不及至此方及之以前篇一發便無餘味耳

○○○名實論

公孫子

天地與其所產焉物也

天地之形及天地之物所生者皆謂之物也

以物其所物而不過焉實也

取材以脩廊廟朝以車服器械求矣

以實侍御僕從中外職皆無過差各當其物故謂之實也

實以實其所實不

曠焉位也

實者充實器用之小大衆萬之早高器得其材大堪其職庶政無闕尊卑

有序故出其所位非位

離位使官器用過制或僭於上或溢於下皆非

其位其所位焉正也

取材之與制器泄事之與刑賞有尊卑神亦異數合

靜其性而不僭

以其所正正其所不正疑其所

濫故謂政也

以不正於不正則不正者皆正其正者正其

卷七

公孫子名實

三

九

所實也正其所實者正其名也

仲尼曰必也正其名乎故正其實

正矣其實正則

其名正則唯乎其彼此焉

唯應

故即名求實而後彼此皆應其名

謂彼而彼不

唯乎彼則彼謂不行

謂者敎命也發號施命而召於彼而彼不應者分不

當於彼故敎謂此而行不唯乎此則此謂不行

命敎

施命不當於此其以當不當也不當而亂也

不當而自以爲當者彌不當也故當日其以當

不當也以其命之不當故羣物不應勢其命矣

天下皆以不當爲當所以又亂之已矣

故彼

彼當乎彼則唯乎其謂行彼彼此此當乎此



殷海岱曰播出  
彼此二字行不  
行三字當不當  
三字可謂談空  
說玄

莊定山曰知字  
有餘味

王正學曰  
知字

諸子彙函

殷海岱曰說古  
之明王正是傷  
明王之不興疾  
名器之乖實也

則唯乎此其謂行此其以當而當也以當而當  
正也施命於彼此而當彼此之名實故皆故彼  
故彼止於彼此止於此此名止於此實彼  
此名實不相彼此而彼且此此彼而此且彼不  
可或以彼名濫於此實而謂彼且與此相類或  
不夫名實謂也知此之非也知此之不在此也  
明不謂也知彼之非彼也知彼之不在彼也則  
不謂也夫名所以命實也故衆政之與實賞刑  
此人之功也知此之小功不足在此之可賞也  
則皆不命賞矣假令知彼之大罪非彼人之罪

卷七

公孫子名實

三

毛

也知彼之小罪不足在彼之至矣哉古之明王  
可罰也在則皆不命罰矣

審其名實慎其所謂至矣哉古之明王  
帥楚澤曰龍固趙人疾名實之散亂故假物

取譬以守白辯其曰百龍不能當前又曰十

黃帝不能理一篇自家幾回辯說反覆不窮

此篇位字正實正名字彼此字知字歷歷有

秩序蓋玄之又玄者也

五步命於此則此當命於彼則彼當命於此則此當命於彼則彼當

限於此其謂行此其以當而當也以當而當



商子

姓公孫名鞅衛庶孽也使秦因景監以仕孝公富彊其國封於商著書二十九篇名商子太史公謂其刻薄少恩又讀開塞書謂與其行事相類卒受惡名信不誣也

〇〇〇 壑令

官不擾農

莊定山曰整盤二十段無首無尾無頸無腹韓非亦有此格

無宿治則邪官不及爲私利於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則農有餘日邪官不及爲私利於民則農不敝農不敝而有餘日則草必壅矣訾粟而稅也訾量則上一而民平上一則信信則臣不敢

爲邪民平則慎慎則難變上信而官不敢爲邪

諸子彙函

卷七

學子

壑令

五

三

汪南溟曰農無外交却有一定之法

閔子塘曰士大夫之家不得口衆口衆古今通行之皆

民慎而難變則下不非上中不苦官下不非上中不苦官則壯民疾農不變壯民疾農不變則少民學之不休少民學之不休則草必壅矣無以外權脅任與官則民不貴學問又不賤農民不貴學則愚愚則無外交無外交則勉農而不偷民不賤農則國安不殆國安不殆勉農而不偷則草必壅矣祿厚而稅多食口衆者敗農者也則以其食口之數賤而重使之則僻淫游食之民無所於食民無所於食則必農農則草必



汪南溟曰商不得糴不得糴不得糴可禁敗利之鑒

林茂貞曰禁修奢靡聖世不廢

黃旨玄曰貴人不得私農貴人之子不得厥情此法可通行

諸子彙函

林茂貞曰民無所在食則歸而務農

汪南溟曰禁山澤之利

汪南溟曰貴酒食之價可謂知先務

墾矣。使商無得糴。農無得糴。農無得糴。則窳惰之農。勉疾商不得糴。則多歲不加樂。多歲不加樂。則饑歲無裕利。無裕利。則商怯。商怯。則欲農窳惰之農。勉疾商欲農。則草必墾矣。聲服無通於百縣。則民行作不顧。休居不聽。休居不聽。則氣不淫。行作不顧。則意必一意。一而氣不淫。則草必墾矣。無得取庸。則大夫家長不見繕。愛子情民不窳。則故

卷七

商子

聖令

三

六十

田不荒。農事不傷。農民益農。則草必墾矣。庸雇民雇役於人也。繕治也。大廢逆旅。則姦僞躁心。夫家長不得役民治事也。私交疑農之民不行。逆旅之民無以食。即必農。農則草必墾矣。逆旅者傳舍也。無傳舍民。無所寄食。則歸而農矣。壹山澤。則惡農慢情。倍欲之民無所於食。無所於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貴酒肉之價。重其租。令十倍其糶。然則商估少。農不能喜酣輿。赤色又盛也。酣輿謂飲酒盛樂也。大臣不為荒飽。商估少。則上不費粟。民不能喜酣輿。則農不慢。大臣不荒。則



王槐野曰五民  
固所當禁但不  
以化道而以重  
刑所以自斃也

汪南溟曰禁  
官食槩

諸子彙函

卷七

孟子

梁令

王

三

國事不稽。王無過舉。上不費粟。民不慢農。則草  
必墾矣。重刑而連其罪。則褊急之民不鬪。狠剛  
之民不訟。怠惰之民不游。費資之民不作。巧諛  
惡心之民無變也。五民者不生於境內。則草必  
墾矣。使民無得擅從。則誅愚亂。農無所於食而  
必農。愚心躁欲之民一意。則農民必靜。農靜誅  
愚。則草必墾矣。誅愚惰農可誅者誅責也。擅從者民不自食而從人度口也。  
均出餘子之使。令以世使之。又高其解音舍。令  
有甬官食槩。不可以辟役。而大官未可必得也。

則餘子不游。事人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

餘子家長

之子弟餘夫也。甬斛也。槩平斗斛者甬官謂量其官食槩謂量其食使餘子之官與食一取足於農不使之游事人。國之大臣諸大夫博聞辯而避役以求官爵也。

慧游居之事皆無得為。無得居游於百縣。則農  
民無所聞變見方。農民無所聞變見方。則知農  
無從離其故事。而愚農不知。不好學問。愚農不  
知。不好學問。則務疾農。知農不離其故事。則草  
必墾矣。令軍市無有女子。而命其商。令人自拾  
甲兵。使視軍興。又使軍市無得私輸糧者。則姦

錢鶴灘曰智農  
不事游學愚農  
不好學問此是  
狙詐愚民之耳  
且愚者禁則不



羅景綸曰立法之密如禁網牛毛可見於此

舒國蒙曰官非其人則冒免無節勢必煩法勞民官邪之禍可非禁歟

樓迂喬曰征關市所以戒商非先制法初意

馮汝璈曰農逸商勞此今可法後世

諸子彙南

卷七

商子

卷今

天

三

謀無所於伏盜輸糧者不私稽也輕情之民不游軍市盜糧者無所售送糧者不私輕情之民不游軍市則農民不淫國粟不勞則草必墾矣令軍市之商人不得私畜女子拾掇拾收拾也軍興行軍之糧食用度也不許軍市中無關傳而輸糧不許軍市中買私輸之糧食盜百縣之糧者即發覺不得私留私輸即盜輸也治一形則從迂者不敢更其制過而廢者不能匿其舉過舉不匿則官無邪人迂者不飾代者不更則官屬少而民不勞官無邪則民不教民不教則業不敗官屬少微不煩民不勞則農多

日農多日微不煩業不敗則草必墾矣從去聲從迂從私曲也官雖私曲不得亂法官非其人則廢廢則舉明廢明舉不敢匿也代者非其人亦不得更如此則重關市之賦則農惡商商有疑情之心農惡商商疑情則草必墾矣以商之口數使商令之厮輿徒重者必當名則農逸而商勞農逸則良田不荒商勞則去來齎送之禮無通於百縣則農民不饑行不飾農不饑行不飾則公作必疾而私作必荒則農事必勝農事必勝則草必墾矣令送糧無取餽無得反庸車牛輿重



楊升菴曰姦人  
奪虐農民實賂  
有司吏因而饒  
食之農民之禍  
寧有極乎

諸子彙函

卷七

商子

墾令

三九

〇八

重糧食。設必當民。然則往速來疾。則業不敗。農  
業不敗。農則草必墾矣。取悅取產載之價也。反庸攬私載而歸也。如此  
則往求遲久。農事廢弛矣。饒產載也。賃也。無得為罪人。請於吏而饒  
食之。則姦民無主。姦民無主。則為姦不勉。農民  
不傷。姦民無樸。姦民無樸。則農民不敗。農民不  
敗。則草必墾矣。樸根株相附着也。謂為姦民匿土也。  
陳後山曰。此篇是商君開塞耕戰之書。多是  
狙詐富彊之術。觀者取節焉可也。則出  
虞伯生曰。矢口議論。便是嚴刑峻法。變法之

畧俱見於此。

羅景綸曰。墾草闢地之說。極其詳明。此廢井

田開阡陌之祟也。

舒國裳曰。墾草二十令。如列肆於五都之市。

比次不亂。

比次不亂。則姦民無主。姦民無主。則為姦不勉。農民

不傷。姦民無樸。姦民無樸。則農民不敗。農民不敗。則草必墾矣。

陳後山曰。此篇是商君開塞耕戰之書。多是狙詐富彊之術。觀者取節焉可也。

虞伯生曰。矢口議論。便是嚴刑峻法。變法之畧俱見於此。



農戰

商子

林茂貞曰開口便是富強之說先王寓兵于農之法却不如此

凡人主之所以勸民者官爵也。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今民求官爵皆不以農戰而以巧言虛道。此謂勞民。勞民者其國必無力。無力者其國必削。善爲國家者皆作壹而得官爵。是故不官無爵。國去言則民樸。民樸則不淫。民見上利之從壹從空出也。則作壹作壹則民不偷。管民不偷管則多力。多力則國彊。今境內之民皆曰農戰可避而官爵可得也。是故豪傑者皆可變業。

楊升菴曰謂豪傑舍農戰而事

諸子

卷七

農戰

三

詩書以爲國之危削此亂道也

務學詩書。隨從外權。上可以得顯。下可以求官。

爵。要靡事。商賈爲技藝。皆以避農戰具。備國之

危也。民以此爲教者。其國必削。善爲國者。倉廩

雖滿。不偷於農。國大民衆。不淫於言。則民樸。壹

民樸。壹則官爵不可巧而取也。不可巧取。則姦

不生。姦不生。則主不惑。今境內之民及處官爵

者。見朝廷之可以巧言辯說。取官爵也。故官爵

不可得而常也。是故進則曲主。退則慮私。所以

實其私。然則下賣權矣。夫曲主慮私。非國利也。

宗方城曰民樸壹則官爵不巧取而姦不生主不惑此說近理



陳唐南曰官之  
真選必以貨取  
此古今通弊釐  
正其弊在人主  
人主所賴在卿  
相若貨賂公行  
官爵朋比苞苴  
之祖雅脉受禍  
不登於下何所  
取給乎

諸子彙函

卷七

商子

農戰

三

四十五

而爲之者以其爵祿也。下賣權。非忠臣也。而爲  
之者。以末貨也。然則下官之冀遷者。皆曰多貨  
則上官可得而欲也。曰我不以貨事上而求遷  
者。則如以狸餌鼠爾。必不冀矣。若以情事上而  
求遷者。則如引諸絕繩。而求乘枉木也。愈不冀  
矣。二者不可以得遷。則我焉得無下動衆取貨  
以事上。而以求遷乎。百姓曰我疾農。先實公倉。  
收餘以食親。爲上忘生而戰。以尊主安國也。倉  
虛主卑。家貧。然則不如索官。親戚交游合。則更

東廉曰此論  
詩書辨慧之害  
應上民以此爲  
教首國必削

慮矣。豪傑務學詩書。隨從外權。要靡事商賈。爲  
技藝。皆以避農戰。民以此爲教。則粟焉得無少。  
而兵焉得無弱也。善爲國者。官法明。故不任智  
慮。上作壹。故民不榮。則國力博。國力博者。彊國  
好言談者。削。故曰農戰之民。千人而有詩書辯  
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於農戰矣。農戰之民。  
百人而有技藝。一人焉。百人者皆怠於農戰矣。  
國待農戰而安。主待農戰而尊。夫民之不農也。  
上好言而官失之也。常官則國治。一務則國富。



王槐野曰農戰  
未嘗不是但欲  
廢詩書是堯舜  
禹湯周孔之教  
皆不可行耶

諸子彙函

王遵岩曰宋太  
祖太宗令武臣  
各通一經未嘗  
削貧也後之不  
統馭失其道耳

錢鶴難曰好辨  
言事商賈爲技  
藝以避農戰誠  
國之害如尚詐

國富而治。王之道也。故曰王道作。外身作。壹而  
已矣。今上掄材能知慧而任之。則知慧之人希  
主好惡。使官制物以適主心。是以官無常。國亂  
而不一。辨說之人而無法也。如此則民務焉得  
無多地焉。得無荒。詩書禮樂善脩。仁廉辯慧。國  
有十者。上無使守戰。國以十者治。敵至必削。不  
至必貧。國去此十者。敵不敢至。雖至必却。興兵  
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國好力者。以難攻。以  
難攻者。必興。好辯者。以易攻。以易攻者。必危。故

卷七

商子

農戰

三

四七

聖人明君者。非盡能其萬物也。知萬物之要也。  
故其治國也。察要而已矣。今爲國者。多無要。朝  
廷之言治也。紛紛焉。務相易也。是以其君惛於  
說。其官亂於言。其民惰而不農。故其境內之民  
皆化。而好辯樂學。事商賈爲技藝。避農戰。如此  
則不遠矣。國有事。學民惡法。商民善化。技藝之  
民不用。故其國易破也。夫農者寡。而游食者衆。  
故其國貧危。今夫蛆蟥蚋蠅。春生秋死。一出而  
民數年不食。今一人耕而百人食之。此其爲蛆



力而廢仁義後  
忠信而上首功  
其謬甚矣

李於麟曰欲民  
而從事於農則  
四民之中三可  
廢矣

諸子彙函

卷七

商子

史記

三十三

四

螻蛄蠋亦大矣。雖有詩書鄉一束。家一員。獨無益於治也。非所以反之之術也。故先王反之於農戰。故曰。百人農。一人居者王。十人農。一人居者強。半農半居者危。故治國者。欲民之農也。國不農。則與諸侯爭權。不能自持也。則衆力不足也。故諸侯撓其弱。乘其衰。大地侵削而不振。則無及已。聖人知治國之要。故令民歸心於農。歸心於農。則民樸而可正也。紛紛則易使也。信可以守戰。一則小詐而重居。一則可以賞罰進也。

宗方城曰看他  
富強之術行之  
亦有目前可喜  
之績。然非享國  
長久之道

一則可以外用也。夫民之親上死制也。以其旦暮從事於農。夫民之不可用也。見言談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商賈之可以富家也。技藝之足以距口也。民見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則必避農戰。則民輕其居。輕其居。則必不爲上守戰也。凡治國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搏也。是以聖人作壹搏之也。搏音團國作一歲者。十歲強。作一十歲者。百歲強。脩一百歲者。千歲強。千歲强者。王。君脩賞罰以輔壹教。是。以其教有所常。而政有成。



馮汝迪曰秦以  
廢詩書禮樂仁  
義而強致成帝  
業者鞅之術也  
胡亥止二世諫  
戍起而族亡者  
亦由鞅之術也

也。王者得治民之至要。故不待賞賜而民親上。不待爵祿而民從事。不待刑罰而民致死。國危主憂。說者成伍。無益於安危也。夫人聚黨與說議於國。紛紛焉。小民樂之。大人說之。高言偽議。舍農游食。而以言相王也。故民離上而不臣者。成羣此。貧國弱兵之教也。夫國榮民以言。則民不畜於上。故惟明君知好言之不可以強兵關土也。惟聖人之治國作壹搏之於農而已矣。

王鳳洲曰此文當爲絕品上乘之文在先秦

諸子彙函

卷七

商子

農戰

三

三

稱爲第一惜乎以至妙之文懷不仁之術投不令之朝耳

閔午塘曰鞅之論可采處頗多說者謂鞅挾

三策以干孝公責其不行帝王之道而用伯

術鞅固非明王道之人秦豈行帝王之道之

國哉

王鳳洲曰鞅之論可采處頗多說者謂鞅挾三策以干孝公責其不行帝王之道而用伯術鞅固非明王道之人秦豈行帝王之道之國哉



算地

商子

王樞野曰若言於明主即是正論

孫月峰曰筆力風骨布置錯綜俱似管子

諸子集

卷七

商子

算地

三五

四

王遵若曰農戰之法莫詳於此

樓迂齋曰上詳算地之法此舉不能算地之害

馮琢菴曰前面凡三轉此又收在民身上說言當察私利禁私

凡世主之患用兵者不量力治草萊者不度地故有地狹而民衆者民勝其地地廣而民少者地勝其民民過地則國功寡而兵力少地過民則山澤財物不爲用夫棄天物遂民淫者世主之務過也而上下事之故民衆而兵弱地大而力小故爲國任地者山林居什一藪澤居什一谿谷流水居什一都邑蹊道居什四此先王之正律也故爲國分田數小畝五百足待一役此地不任也方土百里出戰卒萬人者數小也此數小地狹而能任無遺利其墾田足以食其民都邑遂路足以處其民山林藪澤谿谷足以供其利藪澤隄防足以畜故兵出糧給而財有餘兵休民作而畜長足此所謂任地待役之律也今世主有地方數千里食數大地廣而不能任之夫地大而不墾者與無地者同民衆而不用者與無民者同故爲國之數務在墾草用兵之道務在一賞私利塞於外則民務屬於農屬於



實民方屬農博  
敵下通說幾敗  
俱是發明此

張玄超曰此歷  
叙民情之可用  
以款動人主

諸子彙函

洪實夫曰此商  
君之臆見說得  
十分痛快

趙粟夫曰權數  
乃泰法正商子  
之術

農則樸樸則畏令私賞禁於下則民力搏於敵  
搏於敵則勝奚以知其然也夫民之情樸則生  
勞而易力窮則生知而權利易力則輕死而樂  
用權利則畏罰而易苦易苦則地方盡樂用則  
兵力盡夫治國者能盡地方而致民死者名與  
利並至民之性饑而求食勞而求佚苦則索樂  
辱則求榮此百姓之情也民之求利失禮之法  
求名失性之常奚以論其然也今夫盜賊上犯  
君上之所禁而下失臣子之禮故名辱而身危

卷七

商子

勞地

三六

四十五

猶不止者利也其上世之士衣不煖膚食不滿  
腸苦其志意勞其四肢傷其五臟非性之常也  
而爲之者名也故曰名利之所湊則民道之主  
操名利之柄而能致功名者數也聖人審權以  
操柄審數以使民數者臣主之術而國之要也  
故萬乘失數而不危臣主夫術而不亂者未之  
有也今世主欲辟地治民而不審數人臣欲盡  
其事而不立術故國有不服之民主有不令之  
臣故聖人之爲國也入令民以屬農出令民以



陳子淵曰名利二字應前

王槐野曰數百餘言矢口而成殊不費力

諸子彙函

錢鶴灘曰禁約一切外事事務耕賦

李見羅曰農戰之說千番百轉而後引人事尤善附會

計戰夫農民之所苦而戰民之所危也。犯其所苦。行其所危者。計也。故民生則計利。死則慮名。名利之所出。不可不審也。利出於地。則民盡力。名出於戰。則民致死。使民盡力。則草不荒。出使民致死。則勝敵。勝敵。草不荒。富彊之功。可坐而致也。今則不然。世主之所以加務者。皆非國之急也。身有堯舜之行。而功不及湯武之略。此執柄之罪也。臣請語其過。夫治國舍勢而任說。則身脩而功寡。故事詩書談說之士。則民游

卷七

商子

第七

三七

四

而輕其君。事處士。則民追而非其上。事勇士。則民競而輕其禁。技藝之民用。則民剽而易徙。商賈之事。佚且利。則民緣而議其上。故五民者。加於國用。則田荒而兵弱。談說之士。資在於口。處士。資在於意。勇士。資在於氣。技藝之士。資在於手。商賈之士。資在於身。故天子一宅而環身資。耕。農。地。利。游。說。敵。賈。民資重於身。而偏託勢於外。挾重資。歸偏家。堯舜之所難也。故湯武禁之。則功立而名成。聖人非能以世之所易勝其所難也。必以其所難勝



姜鳳阿曰此又  
奇出一智力來  
大是奇思

閔午塘曰此復  
叮嚀人主法聖

諸子莫由

人以立農戰之  
法

胡百泉曰秦之  
法令風俗商子  
一書已在目中

其所易故民愚則智可以勝之世智則力可以  
勝之臣愚則易力而難巧世巧則易智而難力  
故神農教耕而王天下師其智也湯武致彊而  
征諸侯服其力也今世巧而民淫方倣湯武之  
時而行神農之事以隨世禁故干乘惑亂此其  
所加務者過也民之生度而取長稱而取重權  
而索利明君慎觀三者則國治可立而民能可  
得國之所以求民者少而民之所以避求者多  
八使民屬於農出使民一於戰故聖人之治也

卷七

商子

策地

三八

三十三

多禁以止能任力以窮詐兩者偏用則境內之  
民一一則農農則樸樸則安其居而惡出故聖  
人之爲國也民資藏於地而偏托危於外資藏  
於地則樸托危於外則惑民入則樸出則惑故  
其農勉而戰戢也民農勉則資重戰戢則鄰危  
資重則不可負而逃鄰危則不歸於無資歸危  
外托狂夫之所不爲也故聖人之爲國也觀俗  
立法則治察國事本則宜不觀時俗不察國本  
故其法立而民亂事劇而功寡此臣之所謂過



也。

楊升菴曰古之算地立井田。軌之算地開阡陌。論非不鑿鑿可聽。而行事則悖。  
錢鶴灘曰此廢井地之祟。禍基所伏矣。

豈非古之算地立井田。軌之算地開阡陌。論非不鑿鑿可聽。而行事則悖。  
錢鶴灘曰此廢井地之祟。禍基所伏矣。



林茂貞曰當此之時也連用三次此是章法詞采亦翩翩

。開塞。天地設而民生之。當此之時也。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親親而愛私。親親則別。愛私則險。民生衆而以別險爲務。則有亂。當此時也。民務勝而力征。負勝則爭。力征則訟。訟而無正。則莫得其性也。故賢者立中。設無私而民曰仁。當此時也。親親廢。上賢立矣。凡仁者以愛利爲務。而賢者以相出爲道。民衆而無制。久而相出爲道。則有亂。故聖人承之作爲土地貨財男女之分。

諸子彙函

卷七

商子

開塞

四

四三

丁後漢曰先秦時典籍未富。其有祖述各爲其意之所欲言。故其行營部署自成一家。軼亦不自知其詞之工與否也。

分定而無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官。官設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既立其君。則上賢廢而貴貴立矣。然則上世親親而愛私。中世上賢而說仁。下世貴貴而尊官。上賢者以贏相出也。而立君者使賢無用也。親親者以私爲道也。而中正者使私無行也。此三者非事相反也。民道弊而所重易也。世事變而行道異也。故曰王者有繩。君道一端而臣道亦一端。所道則異而所繩則一也。故曰民愚則智可以王。世

孫月峰曰繩字亦杜撰而奇



洪實夫曰此等句皆生新奇巧

孫月峰曰句法杜撰新奇

羅達夫曰總收上文論三代之

詔諸子要函

吳楚以致王見

秦當變法他日

秦并因除封建

焚書坑儒之禍

兆矣

王淩川曰好惡名實四字爲眼目其所以強秦者正以禍秦

智則力可以王。民愚則力有餘而智不足。世智則巧有餘而力不足。民之生不智則學力盡而服。故神農教耕而王天下。師其智也。湯武致彊而征諸侯。服其力也。夫民愚不懷智而問世智。無餘力而服。故以愛王天下者。并刑力征諸侯者。退德聖人。不法古。不脩今。法古則後於時。脩今則塞於勢。周不法商。夏不法虞。三代異勢而皆可以王。故興王有道。而持之異理。武王逆取而貴順。爭天下而上讓。其取之以力。持之以義。

卷七

商序

開卷

單二

今世彊國事兼并。弱國務力守。上不及虞夏之時。而下不脩湯武之法。故萬乘莫不戰。千乘莫不守。此道之塞久矣。而世主莫之能廢也。故三代不四。非明主莫有能聽也。古之民樸以厚。今時民巧以僞。故效於古者。先德而防。治於今者。前刑而法。此俗之所惑也。今世之所謂義者。將立民之所惡而廢其所樂也。二者名實實易。不可不察也。立民之所樂。則民傷其所惡。立民之所惡。則民安其所樂。何以知其然也。夫民憂則



主意欲先刑後賞故特創一義語皆杜撰却新巧

高子象曰古人刑賞正路彼皆反之別出一見能使時君據賢

諸子彙函

卷七

唐子

開塞

聖

三九二

思思則出度樂則淫淫則主佚故以刑治則民威民威則無姦無姦則民安其所樂以義教則民縱民縱則亂亂則民傷其所惡吾所謂利者義之本也而世所謂義者暴之道也夫正民者以其所惡必終其所好以其所好必敗其所惡治國刑多而賞少故王者刑九而賞一削國賞九而刑一夫過有厚薄則刑有輕重善有大小則賞有多少此二者世之常用也刑加於罪所終則姦不去賞施於民上義則過不止刑不能去姦而賞不能止過者必亂故王者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姦則細過不失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國治必彊一國行之境內獨治二國行之兵則少寢天下行之至德復立此吾以刑之反於德而義合於暴也古者民之生而羣處故求有上也將以爲治也今有主而無法其害與無主同有法不勝其亂與不法同天下不安無君而樂勝其法則舉世以爲惑也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於治而治

黃旨玄曰刑反於德二句結前意



張玄超曰照應  
冒頭禪在立君  
制法上

莫康於立君。立君之道。莫廣於勝法。勝法之務。莫急於去姦。去姦之本。莫深於嚴刑。故王者以賞禁。以刑勸。求過不求善。藉刑以去刑。

黃廷臣曰。原古推今。直說到立君制法去姦。任刑。商子才識高遠。方有此等議論。

陸貞山曰。一篇中所論上古時務。勝力爭上賢立禁立官立君。皆關係世教。而遞叙下爲後來開塞立論之本。

商子才識

卷七

商子

開塞

聖

莫康於立君。立君之道。莫廣於勝法。勝法之務。莫急於去姦。去姦之本。莫深於嚴刑。故王者以賞禁。以刑勸。求過不求善。藉刑以去刑。黃廷臣曰。原古推今。直說到立君制法去姦。任刑。商子才識高遠。方有此等議論。陸貞山曰。一篇中所論上古時務。勝力爭上賢立禁立官立君。皆關係世教。而遞叙下爲後來開塞立論之本。



○○來民三晉民有餘而地不足秦地有餘而民不足秦勝晉而不能有其民者愛爵而重復也誠使三晉之士慕義而來者秦不愛爵而封之不重復而令其三世不與兵事則三晉之民可盡也復者復除其兵役之事而使之專務農業也

商子

袁了凡曰此篇似管子又似魏公子無忌

宗方城曰開陌陌之法見於此

諸子彙函

卷七

商子

來民

四

地方百里者山陵處什一數澤處什一谿谷流水處什一都邑蹊道處什一惡田處什一良田處什四而民食作夫五萬其山陵谿谷數澤可以給其材都邑蹊道足以處其民先王制土分民之律也今秦之地方千里者五而穀土不能處二田數不滿百萬其數澤谿谷名山大川之材物貨寶又不盡爲用此人衍不稱土也詳解秦之所與鄰者三晉也所欲用兵者韓魏也彼土狹而民衆其宅叅居而并處民土無通名下無田宅而恃姦務未作以處人之復陰陽澤水者過半此其土之不足以生其民也以有過秦民之不足以實其土也意民之情其所欲者田宅也而晉之無有也信秦之有餘也必如此而民不西者秦士戚而民苦也臣切以王吏之明爲過

錢鶴灘曰屈曲辨難奔鋒峻鋸英精互繞令人恍惚不可狎視西秦之文也



楊升菴曰愛爵  
重復三晉之民  
所以不西者正  
在此其說曰一  
段是晉人說話  
以實王吏之明  
爲過也

舒國鑒曰三晉  
之弱止入地于  
秦而三晉民多  
兵衆秦不能奪  
之此收秦能  
取其地而不能  
奪其民是猶上  
生下也

諸子彙函

卷七

商子

東民

四十五

見此其所以弱。不奪三晉民者。愛爵而重復也。  
復者復除其戰卒之役。三世其說曰三晉之所  
不使爲兵而專事農畝也。以弱者其民務樂而復爵輕也。今秦之所以强  
者其民務苦而復爵重也。今多爵而久復。是釋  
秦之所以强而爲三晉之所弱也。此王吏重爵  
愛復之說也。而臣切以爲不然。夫所以爲苦民  
而强兵者。將以攻敵而成所欲也。兵稱曰敵弱  
而兵强。此言不失吾所以攻而敵失其所守也。  
今三晉不勝秦四世矣。自魏襄王以來。野戰不  
勝。守城必拔。小大之戰。三晉之所以亡於秦者。  
不可勝數也。若此而不服。秦能取其地而不能  
奪其民也。今王發明惠。諸侯之士來歸義者。今  
使復之三世。無知軍事。秦四境之內。陵阪丘隰。  
不起十年。足以造作夫百萬。曩者臣言曰。意民  
之情。其所生者田宅也。晉之無有也。信秦之有  
餘也。必若此而民不西者。秦士戚而民苦也。今  
利其田宅而復之三世。此必與其所欲而不使  
行其所惡也。然卽山東之民無不西者矣。豈徒

林茂貞曰到此  
方見來民本意



袁：凡曰此秦  
劉伯所自來

鄉東郭曰兵農  
雖分而兵以衛  
民民以養兵此  
變古而可行者

黃廷臣曰斬首  
而東雖云勝敵  
秦民所亡亦累  
損當能來三晉  
之民以事本則  
無俟交兵接刃  
而敵已困矣較  
斬首之功孰優

諸子彙函

卷七

商子

來民

墨

五十六

不失其所。以攻乎。夫秦之所患者。興兵而伐。則  
國家貧。安居而農。則敵息。此王所不能兩成也。  
故四世戰勝。而天下不能以故秦事敵。而使新  
民作本。新民三晉之民來歸者兵雖百宿於外。  
境內不失須臾之時。農時也此富彊兩成之效也。  
臣之所謂兵者。非謂悉興盡起也。論境內所能  
給軍卒車騎。令故秦民事兵。新民給芻食。天下  
有不服之國。則王以此春圍其農。夏食其食。秋  
取其刈。冬陳其寶。以大武搖其本。以廣文安其

嗣王行此十年之內。諸侯將無異民。而王何爲  
愛爵而重復乎。周軍之勝。華軍之勝。秦斬首而  
東之。東之不能使民之西歸也東之無益亦明矣。而吏猶以  
爲大功。爲其損敵也。今以草茅之地。來三晉之  
民。而使之事本。事本者農也此其損敵也。與戰勝同  
實。而秦得之。以爲粟。此反行兩登之計也。且周  
軍之勝。華軍之勝。長平之勝。秦所亡民者幾何。  
民客之兵。不得事本者幾何。臣切以爲不可數  
矣。假使王之羣臣有能用之。費此之半。弱晉強



陳五岳曰語已盡復引証譬喻總結上文而覆說之文之有開闔處

諸子彙函

卷七

唐李

來良

聖

三子

虞伯生曰引堯舜重夏閔諫總見明當變法以承三晉之民

秦若三戰之勝者。王必加大賞焉。今臣之所言。民無一日之繇。官無數錢之費。其弱晉強秦。有過三戰之勝。而王猶以爲不可。則臣愚竊不能知已。齊人有東郭敞者。猶多願。願有萬金。其徒請賙焉。不與。曰。吾將以求封也。其徒怒而去之。宋曰。此無益於愛也。故不如與之。有待也。今晉有民而秦愛其復。此愛非其有。以失其有也。豈異東郭敞之愛非其有。以亡其徒乎。敞所願之金也。而敞愛之不與其徒。三晉之民。未必來歸。而秦愛其復。此喻切當。且古有堯舜當時而見稱。中世有湯武在位而民服。此三王者。萬世之所稱。以爲聖王也。然其道猶不能取用於後。今復之三。世而三晉之民可盡也。是非王賢力今時。而使後世爲王用乎。然則非聖人之難用。聖人難也。

羅一峰曰。來民一篇。反覆議論。組織葩藻。言切實而意獨至。

錢鶴灘曰。鞅以富彊之術彊秦。使孝公能大有爲。鞅能正其心術以佐之。則秦亦三王可。



四但王道非執之所優耳。  
袁了凡曰此篇似管子又似魏公子無忌之  
文。

文

袁了凡曰此篇似管子又似魏公子無忌之  
文。



鵲冠子

楚人也趙武靈王聘之遂居深山以鵲為冠號曰鵲冠子學本黃老而雜于刑名者

博選第一

陸佃解

解大神曰此篇論求士云王鈇王法也猶之三

尺劍

王鈇非一世之器者厚德隆俊也賈子曰權執

以厚德將之而欲以持久難哉道凡四稽一

曰天二曰地三曰人四曰命以令之權人有五

至一曰伯已百於二曰什已十於三曰若已與

等四曰廝役事我五曰徒隸又其所謂天者物

諸子彙函

卷七

鵲冠子 博選

完

理情者也爾也道無所治有之者以稽於天所以

霍渭先曰戰國策郭隗亦有此言則此書當在國策之先

謂地者常弗一作不去者也道無所住有之者以

者地道也

所謂人者惡死樂生者也所謂命

者靡不在君者也莫不聽之君也者端神明者

也無為神明者以人為本者也任已則勞人者

以賢聖為本者也賢聖者以博選為本者也

於畎畝傳說舉於版築膠鬲舉於魚鹽管夷吾

倫白山曰把常理來說有不求奇而奇處而文

可不博哉博選者以五至為本者也故北面而

有一瀉千里之勢

事之則伯已者至北面事之所先趨而後息先

謂承之者也

事之則伯已者至



楊升菴曰頤指  
氣使之態曲盡

王鳳洲曰淮南  
有此論便敷衍  
些

諸子彙函

楊升菴曰彙亮  
絕倒一世

問而後墨。則什已者至。先人而趨後人而息先

降已異乎承之者也是人趨已趨。則若已者至。

以伯已者往什已者來人趨已趨。則若已者至。

人趨已趨與憑几據杖指麾而使。則厮役者至。

之鷹行者也坐則憑几立則據杖指。咄則徒隸之人至矣。一作

麾而使尚為有禮焉咄則徒隸之人至矣。一作

者也○樂之苦則咄之不禮甚故帝者與師處。

矣苟非無恥之人豈所甘心哉故帝者與師處。

王者與友處。亡主與徒處。故德萬一作人者謂

之雋。雋者知哲聖德千人者謂之豪。此以獸之

人之謂也德百人者謂之英。此以草之英制名也毛

德百萬人者謂之英。詩傳曰萬人曰英今此

五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英今此

又以萬人曰俊百人曰英蓋莫可考合人物志

曰獸之特者為雄。草之秀者為英。德音者所謂

韓信是雄。張良是英。此言近之。德音者所謂

聲也。未聞音出而響過其聲者也。貴者有知。富

者有財。貧者有身。無知也。故賤無財也。故貧所

括百骸謂之身象信符不合。事舉不成。一本云

象備見謂之形信符不合。事舉不成。一本云

成不死不生。不斷不成。常騎兩可之地豈

足以其斷哉計功而償權德而言。王鈇在此。孰能使營。

楊升菴曰。首篇聯屬精絕。為六國競士首唱。

王鳳洲曰。文章須要說得拈筋刻骨。方是奇

卷七

鵲冠子 博選

辛

四



處三復便得之。

湯義仍曰。此篇以王鈇爲眼目。以四稽五至爲股法。以君爲主宰。以人與聖賢爲血脉。而統歸于選賢爲本。據古師臣者帝。友臣者王。見帝王必資于師保之夾輔。而德音播于天壤。論極正大。可爲策學要訣。

其帝王必資于師保之夾輔。而德音播于天壤。論極正大。可爲策學要訣。



殷榮川曰人主一身道德為要。不聞其要如置室室東西南北不知所向事之是非得失俱謬。殊顛倒矣。

諸子彙函

倫白山曰君子之所易處小人之所難君子之所難處又小人之所易

解大紳曰鋪叙君子規模一舉一動毫不可有步驟駁嚴

○○○著希為道德有據以驗人主不聞要故端一作

道有稽為夾與運堯而無以有以命義不當格而無以見也道與德館而無

以命也義不當格而無以見也道與德館而無

此以不聞要而巳然則人主豈可以不知務若

哉放飯流歎而問無齒夾亦無益于事也若

是置之雖安非定也主宰安也夫抱火厝之積

及然終亦必端倚有位名號弗去矣言其違道遠

號而巳矣故希人者無其情帝世者無繆其賓是

之時俯而徇俗仰文禮之野與禽獸同則雖有

卷七

鶡冠子 著希

五

跪乳知本之儀而以人文裕君之心多言語之

矣又况無羔鴈之性者奈何同之乎暴與蠻夷同謂舌者也夫君子者易親而難狎

畏禍而難却死義故嗜利而不為非義然時動

而不苟作不得已體雖安之而弗敢處然後禮

生君子克已復禮心雖欲之而弗敢信然後義

生蓋充此而已信猶任義蓋充此而已君子夫義節欲而治禮

反情而辨者也故君子弗徑情而行也夫亂世

者以鹿為知造意造意微矣豈鹿以中險為道

也同職以利為情若不相與同惡則不能相親相



楊升菴曰此言亂世之君

王鳳洲曰賢人之處亂世如此孫子不虞以保天命論語邦無道危行言孫是也

諸二、彙函

卷七

鶴齋子 著希

三

與同惡則有相憎小人難近如此說者言仁則以為誣

發於義則以為夸平心而直告之則有弗信利令

智昏不可故賢者之于亂世也絕豫而無由通

異類而無以告苦乎哉蓋傷之也賢人之潛亂世也

上有隨君下無直辭君有驕行民多諱言故人

乖其誠能士隱其實情心雖不說弗敢不譽湯雄

美新是已此非可以而巳者也夫雄如此而

義不能絕墨者則以有道故也魯人曰柳下惠

固可吾固不可孔子善之然則無雄之道浮事

沉濁世齷齪阿上而欲自比于雄亦已惑矣

業雖弗善不敢不力此汝墳之所勉者也雖非殷其雷之義亦其所遇不

得不趨舍雖不合不敢弗從夫在我者皆彼之

爾也所不與力所不力從所不能易則雖譽

不從亦應世之道也故觀賢人之于亂世也

一作其慎勿慎勿一作順勿以為定情也凡此所為亂

遠害而已豈羣焉耳姑以

真同也哉

楊升菴曰此篇泛論賢人君子議論確切有

力而無以苛乎平始也賀人之微獨母立

霍渭先曰亂世尚隱然亦有身處其地而不

得遁者守身免禍宜如此昔之困於燕趙者

與同惡限亦所難人難與同惡限亦所難



林茂貞曰麗煥問學問事師是有竟于始終者

○○○學問

鵬冠子

麗子問鵬冠子曰聖人學問服師也服事亦有

終始乎抑其拾或作拾下同誦記辭闔棺而止乎鵬

冠子曰始于初問終于九道若不聞九道之解

拾誦記辭闔棺而止以何定乎此言非獨白紛如也雖至闔棺

而止尚不足以定之也故所貴乎問學者豈誦說之云乎在于得書之體得言之解麗子

曰何謂九道鵬冠子曰一曰道德二曰陰陽三

曰法令四曰天宮五曰神微六曰伎藝七曰人

情八曰械器九曰處兵麗子曰願聞九道之事

倫白山曰九道分疏中明白天

諸子彙函

卷七

鵬冠子 學問

五

地陰陽之數無所不該故迺出

諸家

鵬冠子曰道德者操行所以爲素也素如獻素之素道德

操行之本陰陽者分數所以觀氣變也周官保章氏云

以星土以雲物以十有二歲法令者主道治亂

國之命也天宮者表儀祥兆下之應也此言學問之序

道德已明而陰陽次之陰陽已明而法令次之

三者備矣然後可以言治矣天官冢宰是也百

官取揆故曰表儀造始而已故曰祥兆神徵者

此以靜唱彼以動和故曰下之應也神徵者

風采光景所以序恠也祭義所謂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

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伎藝者如勝同任或爲所以出無

獨異也周官六德則異之以禮樂射御書數人情



殷崇川曰推本九道歸于心上人說得到此

黎維敬曰九道形心以下見匠

諸子彙函

手結構處而光  
酸豪宕讀之快  
心

張云起曰把實  
經來議論而詞  
入玄關似  
說幻

者小大愚知賢不肖雄俊豪英相萬也械器者

假乘馬或作馬世用國備也處兵者威柄所持立

不敗或作取之地也九道形心謂之有靈形著見也后

能見變而命之物至能各或曰奇見異聞為變

而各之蓋因其所為而定之若心無形靈或作虛

辭或有傳子雖搏拊搏也不知所之彼心為主或作

至則內將使外內無巧驗精不足以撥道粗不足以驗物近則

不及遠則不至麗子曰或有曾聞字禮樂仁義忠信

願聞其合之于數鵠冠子曰所謂禮者不犯者

也所謂樂者無蓄或作蓄者也所謂仁者同好者

也所謂義者同惡者也所謂忠者久愈親者也

所謂信者無二鄉著也聖人以此六者或無者字封

世得失逆順之經封也夫離道非數不可以測

也緒端不要元法不可以削心體削猶剗也南

體熟其聰明又曰天道覆載華曰墮其腋

天地君子不可以不剗心焉表術或無未字裏原如術

如原道之原雖淺不窮中虛外博雖博必虛麗

子再拜曰有問戒哉雖毋如是其或無其字材乃健弗學孰能比天下至道而世主廢之何哉鵠冠

卷七

鵠冠子

學問

五十五

〇二



林茂貞曰結意  
簡嚴

子曰不提生于弗器。器故賤生于無所用。中河失船一壺千金。壺瓠也。佩之可以濟。涉南大謂之腰舟。貴賤無常。時使物然。常如善善。昭繆不易一揆。至今不知善善。故有身死國亡。絕祀滅宗。細人猶然不能保壽義。則自況。此言細人且爾也。況于已乎其義當以自況。

楊升菴曰。學貴于請極。原始方可要終。不能會悟于語言文字之表。以要其終。誦說雖多。窮年矻矻無益也。此是學問之切要語。

張玄超曰。此篇問合超偉奇古條列有法。詞

諸子彙函

卷七

騷冠子

問

五

簡意盡曰。此篇問合超偉奇古條列有法。詞

簡意盡曰。此篇問合超偉奇古條列有法。詞

簡意盡曰。此篇問合超偉奇古條列有法。詞

簡意盡曰。此篇問合超偉奇古條列有法。詞

簡意盡曰。此篇問合超偉奇古條列有法。詞

簡意盡曰。此篇問合超偉奇古條列有法。詞

簡意盡曰。此篇問合超偉奇古條列有法。詞

簡意盡曰。此篇問合超偉奇古條列有法。詞

簡意盡曰。此篇問合超偉奇古條列有法。詞



○○近迭

鵲冠子

揚升菴曰此篇命法者道法非申韓也

龐子龐煥蓋煖之兄問鵲冠子曰聖人之道何先鵲冠

子曰先人龐子曰人道何先鵲冠子曰先兵龐

子曰何以舍天而先人乎鵲冠子曰天高而難

知有福不可請有禍不可避法天則戾地廣大

深厚多利一作則而鮮威天尊而不親地親而不尊法地則辱

時舉錯代更無一法時則二三不可以立化

樹俗故聖人弗法龐子曰陰陽何若鵲冠子曰

神靈威明與天合神之神勾萌動作與地俱生

諸子彙函

卷七

鵲冠子近迭

五七

曰陰陽寒暑與時至三者聖人存則治亡則亂

是故先人富則驕貴則羸兵者百歲不一用然

不可一日忘也是故人道先兵龐子曰先兵柰

何鵲冠子曰兵者禮義忠信也龐子曰願聞兵

義鵲冠子曰夫道故敢以賤送貴不義故敢以

小侵大龐子曰用之柰何鵲冠子曰行枉則禁

反正則舍是故不殺降人鷹不擊伏况于人乎主道所高

莫貴約束得地失信聖王弗據倍言負約各將

有故龐子曰弟子聞之曰地大者國實民衆者

楊升菴曰應首

土鳳洲曰應上

倫白山曰以天

霍渭先曰此篇

法字乃一章眼

地時形人與兵

百歲不一用句



霍渭先曰一往俱倫先兵

諸子彙由  
黎維敬曰談兵戰之法歷歷如指掌

兵強兵強者先得意于天下今以所見合一本作舍所不見蓋殆一本作係不然今太國之兵反詘而辭窮禁不止令不行之故何也今使為之禁使勿為也

鶚冠子曰欲知來者察往欲知古者察今擇人而用之者王用人而擇之者亡逆節之所生不肖侵賢命曰凌下凌上也百姓不敢言命曰勝上勝下也今者所問子慎勿言天地大國富民衆兵強曰足士有餘力而不能以先得志于天下者其君不賢而行驕溢也已亢為驕已滿為溢不賢則不能無為

卷七

鶚冠子 近卷

五

而不可與致為也然後可以有為驕則輕敵敵則與所私謀其所不知為句使非其任力欲

取勝于非其敵不終身之患樂湏臾之說是故國君被過聽之謗醜于天下而謀臣負濫監首之貴于敵國敵國乃貴則却或作劫是却則說

者羞其弱以辭卻之則說而責之者羞萬賤之直不能撓一貴之曲其勢必至于用兵無以回之國被伸神或作

創浸大其發則戰其創之戰則是使元元之民往死邪臣之失刺策音也過生于上罪死于下讐



林茂貞曰命危猶大逞談鋒

張玄超曰到此方出題面

諸子彙函

卷七

鵬冠子 近迭

五九

既外結諸侯畜其罪則或作責危覆社稷世主懾

懼寒心孤立不伐伐或作代此人二國之難不

解君立不復悔曩晨或作郵過謀徒計易濫一作監

首不足蓋以累重濫為謀首其過重矣而一人

滅門殘疾族滅門周官所謂屋誅公謝天下以讓敵國下

然則戰道不絕國創不息謂之伸創大或作乎

哉夫弗知之害以言弗知悲乎哉其禍之所極

以言其禍此倚貴離道少人自有之咎也多已

是故師未發軔而兵可送也近迭名篇蓋取諸此今大國

之君不聞一作先聖之道而易事羣臣無明佐

之大數而有滑正之碎或無智反義而行之逆

德以將之兵誦而辭窮令不行禁不止又奚定

恠或作哉龐子曰何若滑正之智鵬冠子曰法

度無以噫本意為摸慧讀為慧彼聖人按數

循法尚有不全是故人不百其法者不能為天

下主今無數而自因無法而自備循無上聖之

或作聖人檢而斷于已明斷以獨人事雖備將尚何

以復百已之身乎夫百已者豈獨彼有之蓋人

張玄超曰道法純備之人方能為天下主歷觀上古繼世統天之聖莫不如此



敬維敬曰鴻蒙  
既判天地自然  
生出神聖之人  
迭興主震以創  
制立法為天下  
主不獨曰子李  
官等事已也

諸子彙函

卷七

韓非子近遊

卒

七五

而衆妙悉備據今言之其身蓋有十百于已者  
然而所知纔止一二而卒于泯沒無聞者不能  
復之主知不明以貴或作貴為道以意為法牽作

牢或時誑一作詎世違下蔽上使事兩乖兩失

養非長失以靜為擾以安為危百姓家困人怨  
禍孰大焉若此者非走之日軍敗后知命亡

之地久矣乃今知之龐子曰以人事百法一本法字奈何

鵬冠子曰蒼頡作法獸跡述之史初見鳥書

從甲子目始于甲辰始于子成史李官成史蓋以獄成吉

也蒼頡不道然非蒼頡文墨不起蒼雖造書不

文墨之萌由是起縱法之載於圖者其於以喻  
矣此百世之端也

心達意揚道之所謂乃纔或作纔居曼曼作之十

分一耳此言使無文墨而欲以其法畫之于圖

以趣便篆不如隸隸不如草則圖之鈍于應務

可知矣故曰張綸天下之事記久明遠著潛潛

而傳恣恣畧莫如書潛潛故知百法者英雄也

若或作隔無形將然未有者知萬人也此後德

若或作隔無形將然未有者知萬人也此後德

棲世學之上龐子曰得奉嚴敎愛業有聞或作

折而有味  
忭茂貞曰結句



矣。退師謀言，弟子愈恐。

王鳳洲曰：昔孔子與子貢論政，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至必不得已而議先去，則先去兵，次去食。至於信終不可去。鶡冠子先人是矣，乃舍食而先兵。且云：法天法地，法時不可以立化。此所以爲刑名之流也。而文自布勢弄巧，卓不可及。



○○○環流

鵬冠子

解大紳曰天之  
道一聖人法天  
其道亦一者  
法也法即道也  
循環不窮故曰  
環流

諸子彙函

倫白山曰法字  
是簡眼目縛縛  
相因俱屬妙

楊升菴曰此言  
聖人法天立政  
大有春夏秋冬  
四時聖人立政

有一而有氣一者元氣之始有氣而有意意者冲氣所生有意

而有圖象矣有圖而有名言矣有名而有形八者具矣而渾淪未有

形而有事事而有約有約離所謂混沌者也約

決而時生時生或作時立時立而物生混沌開矣于是

四時行焉故氣相加而為時約相加而為期期

萬物生焉功相加而為得失得失相加而為

相加而為功功相加而為勝敗莫不發于氣氣所以

言凶萬物相加而為勝敗莫不發于氣發之

通于道道所以約于事知事而正于時已則差

離或作於名離如附成于法者也法之在此者

謂之近其出化彼謂之遠近而至於故謂之神明

在道者為神神遠而反故謂之明老子所謂明

之在器者為明明彼其事形此其功成彼靜

者在此其光照昭彼其事形此其功成彼靜

曰執轡如細蓋言此矣夫為組者總紕于此成

文于彼言其動于近行于遠也孔子曰為此詩

者其知政乎執此法以御民豈從此化彼者法

也生法者我也非我則成法者彼也非彼則無

生法者日在而不厭者也精神之運生成在已

謂之聖人彼我玄同惟聖人究道之情唯道之

卷七

鵬冠子 環流

空

四生



有與之相參焉  
法者故曰聖人  
之治一天而已

殷棠川曰大人  
與日月合明與  
四時合序此文  
法又變換一番

王鳳洲曰法字  
應前法字照應  
有情又從法字  
看出命字來數  
語情態工緻是  
宇宙一大道理

林茂貞曰從古  
未有此命可謂  
獨契玄機

諸子彙略

卷七

鵬冠子 環流

奎

下卒

法非真混沌公政以明斗柄東指天下皆春斗  
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  
指天下皆冬斗柄運於上事立於下斗柄指一  
方四塞俱或作皆成此道之用法也古之聖人不  
治類如渥丹肌膚若冰雪者用此道也而世之  
枯槁者昧此以為黃帝肌色肝騁而堯舜如腊  
此墨子之道也故日月不足以言明四時不足以言功  
言其功與功更在四時日月之上一為之法以成其業故莫不  
道民咸一之法立而萬物皆來屬萬物不能二  
也法貴如言無信言者萬物之宗也是者法之

所與親也非者法之所與離也是與法親故強  
非與法離故凶法不如言故亂其宗故生法者  
命也生于法者亦命也莫非命者自然者也莫  
使之然亦莫能使命之所立賢不必得不肖不  
之不然謂之自然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  
必失命曰彭祖之智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十八仲尼  
之德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蓋言此矣命者  
挈已之文一作父者也夫身在草萊而挈之浮榮  
年恍然如夢是故有一日之命有一年之命有  
文也非實世故有一日之命有一年之命有一  
一時之命有終身之命終身之命無時成者也



黎繼敬曰意思  
參玄言之有味

故命無所不在。無所不施。或作無所不及。言無

無有命也。時或後而得之。命也。既有時有命。時者天

者天之令南華曰諱窮久矣而不引其聲合之

免命也。未通久矣而不得時也。名其得時者。成命曰調。引其聲合之名。其失時

者。精神俱亡。命曰垂。夫類其里一也。而醜時命

者。唯聖人而後能決之。南華曰知通之有時。知

懼者聖人夫先王之道。備然而世有困君。或作

之勇也。其失之謂者也。禮義法度應時而變。時命不停

先王之腐餘其道雖備而祇益困窮此故所謂

諸子彙函

卷七

鵲冠子 環流

畜

道者無已。無已元者也。隨之所謂德者。能得人

者也。亦不道德之法。萬物取業。所謂資而無形

有分名曰大孰。或作敦。不知故東西南北之

道端。一作然其為分等也。南華曰知東西之相

功分陰陽不同氣。然其為和同也。酸鹹甘苦之

味相反。然其為善均也。南華曰相梨橘柚其五

色不同。采然其為好齋也。五聲不同。均然其可

喜一也。故物無非類者。動靜無非氣者。是故有

人將。一本作一人。得一人氣吉。有家將。一家得

殷棠川曰援引  
取類切實而真

楊升菴曰此五  
者喻先王之道  
不於子同而於  
子治



黎維敬曰忽然命將言其吉凶成敗實不肖得失正應首功相加之而為得失三句

黎維敬曰此又應時立而物生句

論白山曰收煞一句便結了一

一家氣吉有國將將一得一國氣吉古人有言戰尤博也

錢多則氣豪而勝資少則心怯而輸然則將之吉凶在氣兵法曰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其將一本將字凶者反此故同之氣擊其惰歸其將下有失字

謂一異之謂道相勝之謂執吉凶之謂成敗賢

一本賢字者萬舉而一失不肖者萬舉而一得

其冀或有善一也然則其所以為者不可一也

知一之不可一也故貴道異之謂道空之謂一空一不無

萬物莫無不備之謂道萬物莫不有立之謂氣通之

謂類氣之害人者謂之不適味之害人者謂之

諸子彙函

卷七

駢冠子 要流

奎

八十一

毒夫社夫社元作天杜不刺則不成霧或作霧氣

言狃曰遠也此言亡國之社氣之不受天陽故

無以成霧蓋大社不屋而壇以受霜露之氣然

後霧生焉正言杜與霧者社以申立之謂氣之義霧以申通之謂類之義

相害也太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類故相成相

敗也夏者春之類冬者秋之類積往生跛或作王

以為師積跛往也師如師巫之師巫步多跛故

治水上而巫步多禹扁積毒成藥王以為醫

樂之跡起而醫多蓋天下之弊多緣故跡而

生故夫盜貨仁義以窮國小儒借詩禮而發冢故曰焉知曾史不美惡相飾命曰復周物極則



反命曰環流

言其周流如環

王鳳洲曰此篇文勢有許多轉然意思直貫每轉愈深

張玄超曰此篇即天道太始之氣純一不二聖人因時法天契合無間天也聖人也一而已矣敷衍麗而不煩玄而不詭達天人之奧者

諸子彙函

卷七

鵲冠子

環流

案

元文



王鳳洲曰此篇文勢有許多轉然意思直貫每轉愈深

王鳳洲曰此篇文勢有許多轉然意思直貫每轉愈深



○○○天權

鵬冠子

挈天地而能或無遊者南華所謂旁日月謂之挾宇宙者類此

還或作環又名不遂於名而不還於名之人

區區外慕逐物喪已常為造化明照光照不能

負之而走豈能挈天地而遊哉明照光照不能

照已之明是也離未方晝拭背百步之外明燭

不反靈於人者雖明照如月光照獨化終始隨

如日而不能照已之明何足怪哉獨化終始隨

能序致或作故獨立宇宙無封謂之皇天地無封

域也華曰四海之外無極無盡猶齊州也東行至營人民猶是也問營之東復猶營也西行至幽人民猶是也問幽之西復猶幽也浮懸天地之明四時之運轉移日月勢苦

諸子彙函

卷七

鵬冠子 天權

主

九十一

浮委命相鼻謂之時且然無間謂之命四時之

斂火炎水列譬如耳目鼻通而鼻謂之道有塞

已皆有所用不能相通通而鼻謂之道有塞

有連萬物領天地重九明五建報合膊膊一作

宇宙同根命曰宇宙闔天之謂字闔宇之謂宙

根知字故無不容也有實而無乎處者字知宙

故無不足也有乎長而無本齟者知德德或故

無不安也知德故所遇於地知道故無不聽也

知道故所不聽之知物故無不然也因其所然

李皇晉曰此便是二貫之理



高中玄曰不知者妄生意想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大惑大如何解得

論子彙商

許季升曰下面許議論俱是足上意思

未能裏也。昔行不知所如。往而求者則必惑。蓋昔之日岐之中又有岐焉。吾不知所之是以反也。索都子曰大道以多岐喪。羊學者以多方喪。生索所不知求之象者則必弗得。象者意之筌蹄。夫蹄而不知求之言意之表。豈足以得其粹哉。輪人曰公之所讀是古人之糟粕。已尋繹鴟冠子之意。蓋將發蒙解惑。使人致一而求。故人者莫道子言意之表。故有此言而下文云。不蔽於其所不見。鬲於其所不聞。塞於其所不開。詘於其所不能。制於其所不勝。世俗之衆。籠乎此五也。而不通。此未見而有形。危機雖未兆見而理已有焉。故曰有無軍之兵。有無服之喪。人之輕死生

卷七

鴟冠子 天排

夫

五

之故也。人之輕安危之故也。以故是以知之。夫蚊蚋墜乎千仞之谿。注谷口谿。乃始翺翔而成其容。容或作其。翺翔之容。高飛曰。羽布翼不動曰翔。牛馬墜碎。碎字或作銼字。而無形。由是觀之。則大者不便。重者創深。此言貴高之。老子曰。奈何萬乘之。王而以身輕天下。兵者涉死而取生。陵危而取安。是故言而然。道而當。當或為富。道而當一。然後道而當。故一蚋嗜膚不寐。至旦半糠入目。道猶行也。四方弗治。所謂蔽者。豈必障於帷幰。隱於帷薄哉。細曰。帷薄。謂蔽清旦之市。攫人之。



顧冠淵曰此一  
段闕說從蔽一  
字生來筆力步  
驟俱高

舒國安曰至道  
成德存乎其人  
與成無爲二句  
幹旋得好

諸子彙函

林見素曰迷往  
觀今如行者入  
迷途東南西北  
不知所向望而  
無表至此歸結  
有若落

金以爲取金之時徒見金不見人蓋嗜欲  
之亂人心如此豈必四周有物障之也哉故病  
視而目弗見疾聽而耳弗聞蒙或無故知能與  
其所聞見俱盡句鬲鬲或故冥務行事與其任  
力俱終句塞故四發上統上統或而不續古關  
而消亡夫道者必有應而後至後至一作後合  
矣事者必有德而後成夫德知事之所成成之  
所得而後曰我能成之成無爲成之於得無來  
得之於無來大德至矣故妙須心解而君不能  
得之臣子不能獻之父則得之在我而已其來  
豈有諄諄或察無道何由然哉迷往以觀今是  
自哉諄諄或

卷七

賜冠子 天權

七

五

以知其未能彼立表而望者不惑按法而割者  
不疑固言有以希之也夫望而無表割無法其  
惑之屬邪所謂惑者非無日月之明四時之序  
星辰之行也因乎反茲而茲而一之惑也所謂  
反之而已豈必無也哉列子云天地四惑故疾  
方水火寒暑無不剋錯者蓋類是也  
視愈亂惇而易方疾視卽上所謂病視四方故  
空本無華由妄見故惇猶篤也易方南華所謂  
天地四方易位是也蓋疾視至於天地四方易  
位則其病之篤者也兵有符而道有驗蓋弗迷  
非獨自視昏華而已見備必豫具慮必蚤定否則下因地利制以五



陶王敬曰不感  
者知天五行四  
時皆其宰理

諸二案圖

卷七

賜冠子 天權

七十

五

行左木右金前火後水中土管軍陳士不失其

宜五度既正左木右金前火後水中土是也無事不舉招搖在

上招搖斗之柄端主指者後水繕者作下云行前朱雀而後

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即此是也繕猶繼也蓋

兵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故善戰者常繕其

怒使再不至於衰三不至於竭此取法於四時

黃帝之所以百戰而兵不敗也春用蒼龍夏用赤鳥

求或作生象四時求象猶言春用蒼龍夏用赤鳥

秋用白虎冬用玄武天地已得何物不可宰理

之所居謂之地神之所形謂之天知天故能一

舉而四致竝起而獨或作稅成鳥乘隨隨駒蜚垂

輒或作轆故昔善計者非以求利一作求勝將以明

數一作勝昔善戰者非以求勝將以明勝獨不見

夫隱者乎或有及字設使知之其知之者屈已知之

矣若其弗知者雖師而說尚不曉也隱者韜潛

如此此舍戰者所悲乎夫蔽蒙扇塞之人未敗

以必至於明勝也而禽設兵取國武之矣也不動取國

文之華或為當也士益武人不益文二句其實一

不或作甚一者寡愛武事刻慘不可勝論耳者可

林尚諫曰呼應  
前蔽蒙扇塞四  
種



張東沙曰如此  
無慮大迷大惑  
矣

商二黃高

蔡白石曰參玄  
人與

洪景声曰參與  
天地人一頁看  
理透

不能為異形口者可以道神明而不能為神明  
凡此以明師匠能與人規矩而不能與人巧也故下文云故先王之服師術  
者呼往迷者不返呼發蒙南華曰微夫子之發  
地之釋約解刺約如繩約之約達昏開明而且  
明焉故能說適計險說止息也歷越踰俗軼倫  
越等知畧之見遺跋眾人或作求或作絕紹遠  
難之在前者能當之難之在後者能章之章如  
察來要領天下而無疏疏之為則明遠乎敵  
國之制不為故戰勝攻取之道應物而不窮以

卷七

陽靈子天權

主

五七

一宰萬而不總提要而已如每事而類類生之  
耀或作名之所在朝廷耀名之所在也傳曰究  
賢或作能之變極蕭楮之元元或作无蕭蕭  
以戮人楮以衛己知此則知兵矣戊謂之無方  
之字從戈從甲蓋兵之道如此而已  
之傳究變極無則適乎變通之謂矣南華曰今  
彼未知夫無方之傳著乎無封之字或作制事  
應物而不窮者也  
內不能充其形者或无用兵外不能充其功得  
於內斯不可彼兵者有天有人有地天時地利兵  
成於外矣人盡兵之事則人極地或作蔽地地極天  
極人人道得矣



依廣濟曰此即  
九天九地之旨

宗方城曰出題  
向自易

諸子彙函

張東沙曰天英  
字散出

地極。乃天。有勝。天時故。地有維。地利故。人有成。人成。故善用兵者慎。慎者戰。以天勝。以地維。以人成。三者明白。何設不可圖。所謂天者。非以無驗。有勝。天事窈冥。無所用。非以日勢之長。而萬物之所受服者邪。王孤虛之屬。彼天生。或作物。而不物者。其原陰陽也。四時生長收藏。而不失序者。南華曰。春夏先秋。其權音也。觸於角章音。冬後神明之序也。其功。以非糟粕。故所。在乎不可傳者。其功英也。故不可傳也。故所。肆學兵。必先。天。權。陳以五行戰。以五音左倍宮。

卷七

易字天權

士

角。右。拔。商。羽。

徵君為隨。

其後以響。

或作無素。

之眾。

贊猶羣也。韓信曰。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

自為戰。寧尚得而陸。或作溺。溺人。蓋以奇用兵。

用之乎。蓋知此矣。

陸。或作溺。溺人。蓋以奇用兵。

其陰謀。赤地。故能往來。實決。彼雖如川之流。可。

能與風波。

故能往來。實決。彼雖如川之流。可。

使之竭也。荀子曰。厭其。獨金而不連。隆於殺伐。

源開其竇。江湖可竭。

獨金而不連。

隆於殺伐。

不以四行連。而輔之。

絕道之紀。

或作亂。天下之。

故其弊如下所云。

絕道之紀。

或作亂。

天下之。

文于音之謂遠。

或作物之情。

天之不綱。

或作其。

咎燥。

或作凶。

咎。凶。旱。老。子。曰。必有凶年。蓋言是。

也。

欲無亂逆。謹司天英。天英。或無下天。各失三。

也。

欲無亂逆。

謹司天英。

天英。

或無下天。

各失三。

各失三。



莊定山曰未出  
兵法家以總結  
之

軍無實。夫不英而實。孰有其物。言無是也。凡物之生英而不實者有矣。未有不英而實者也。常聖博古闕二字古今復一日者。天

地之所待而闔耳。或作耳目。此言真望三萬歲而成純則天地與吾為一矣。五行不能宰五音不能制離遺陰陽可也。苟為不在此域則豈能廢陰陽之術哉。故下文云

故天權神曲五音術兵逸言曰。天權神曲五音術兵逸言疑若

兵法一章以禍福。禍福上或有斯字若合符節。凡事者生於慮。成於務。失於驚。

王鳳洲曰此篇是淮南子散漫之體逐句逐

段開說立箇主意而意思玄奧步驟緊嚴

諸一囊函

卷七

鵬冠子 天權

七

四

出於意

天權

天權

天權

天權

天權

天權

天權





